

---

---

書叢種甲

冊二第 類本劇

---

心 此 同 人

---

非 一 李 者 著

行印社刊編物讀俗通

月一十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

---

# 人 同 此 心

——獨幕話劇，爲九一八紀念大會作。——

時：現在。

地：天津。

登場人物：

白世傑——三十歲，卸職義勇軍連長，着破舊長衫。）

白王氏——五十七歲，世傑母，老態龍鍾。）

趙秀貞——二十四歲，袂布短衣，面目憔悴。曾任小學教員。世傑妻。）

李得發——二十六歲，世傑護兵，便衣。）

鄭大有——四十五歲，小地主，世傑同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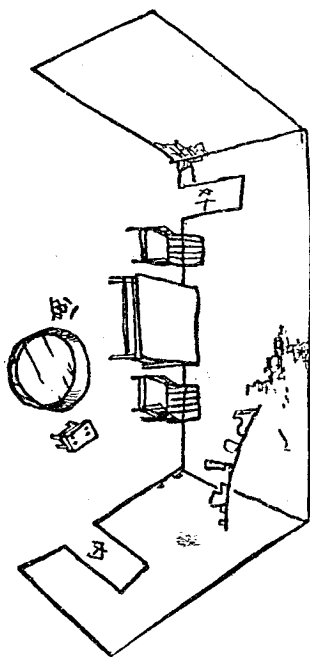
張奶奶——三十多歲，鄰舍女僕。）

1  
巡捕甲

佈景：世傑寓所外室，也是秀貞的洗衣作房。

——（正面置一方桌，桌上亂堆已熨好未熨好的衣裳，桌下方橫置洗衣盆，洗衣板，及小凳。桌左右各有椅一把。壁間正中亂貼房租單，當票，引逗小兒的畫片，靠左掛制服，皮帶，馬靴等件。右後方有門通院外，左方有門通內室。）——

簡圖



（幕開時，白王氏拄杖正在桌邊翻視衣裳，作尋物狀，秀貞自左室急急走出。）

趙——（向王）您老人家怎麼又亂翻起來了呢？這是給人洗好的，弄上一點點髒，人家那裏答應！別翻騰了！

王——（喘噓着坐下）噫，這是那輩子造的孽呀？五十多歲了還叫我活受罪，那裡有死了的乾淨，省的又愁吃又愁喝！噫，還是叫我死了吧！還是叫我死了吧！（哭泣，以袖拭淚。）

趙——別哭吧，媽！您看世傑這早晚還不回來，不知道又往那裏去了。看剛才收房租的那神氣兒，今天不繳房租恐怕不行，可那裏去弄錢？真精心！

王——那個混蛋，我給他說好的，他還給我臉子看，還說：「你是主席的老太太也得給房錢，這不是中國地！」可誰說不給他們了呢，不過是晚幾天罷了，就不行。

趙——等世傑回來再說吧。（一面收整桌上衣裳）反正總有辦法。（發現衣裳下面的小錢袋，持向王。）您是找錢袋嗎？給，給——

王——（接錢袋）對，對，我看看，怎麼只剩下這幾個銅子兒？

趙——給華兒買了兩包萬應散，可不就剩了那幾個子兒！現在那裏還比得在哈爾濱的時候，化多少有多少。就是連前半年也差得多，那時世傑雖說只做個連長，總算有上頭的一點接濟，不愁沒有化費。平白的停戰協定宣佈了，世傑的隊伍也改編了，倒一點法子想不出。噫！

王——都是那小不死的什麼長官弄的，看害了多少人家，他還遊外洋呢，看不叫他掉到海裏給王八吃了！我的四個兒子都跟着他，死的死了，沒踪影的沒踪影，只剩下世傑一個人，還沒有差事，我老婆子靠誰呀？（說着又拭淚）

趙——說又有什麼用！整整有二年了，前年這時候——那時我不是還教着學嗎？一聽到瀋陽的消息，我就知道哈爾濱是住不成了，看害了多少天的怕，幸而世傑趕來把我們接了走。想起來這兩年真是一個大惡夢！

王——是我累了你們，要不，也許好一些。（問）華兒好一點嗎？這孩子也是命裡注定的倒霉！生在這年頭兒。

趙——還不是那樣？只有一口氣兒，多半天一聲也不哭了，倒是死了也好，省得跟大人受罪。

王——好好的，誰願意叫孩子死啊！

（巡甲敲右後方門，上。）

巡甲——喂，白世傑在家嗎？剛才兩合公司劉先生說啦，叫你們早打算盤，別找不順緒，中國地的房子多啦，這裡的房租就這麼大，要搬早搬！

趙——（向王）你老人家勸勸去把！

王——（向巡甲）不過晚幾天，誰說不繳來着！用你來嚇人！

巡甲——（冷笑）老太太，我是好意來告訴一聲兒，說多了？好，咱不管，等着瞧吧！哈哈

！(退一步)

趙——(向巡甲)請您慢慢說，知道您是好意。(扶王)你老人家還是裡邊憩憩吧！(王拄杖入左門)老總，請慢慢告訴我們，爲什麼房租收的這樣緊？

巡甲——(周視室內，坐。)不瞞您說，這去處就是這樣規矩，是外國人下來的，不這樣就得往局子裏送！嘿嘿。

趙——這公司是誰辦的，不是中國人嗎？

巡甲——呵，怎麼不是中國人，這外國地裏住的還都是中國人啊！可誰敢不聽外國人的話呢！看誰敢！

趙——那收房租的先生幹嗎要那麼橫？

巡甲——那劉先生嗎？哈哈，不是的，他才喜歡給年青女士們說笑呢，別看他那付嘴臉！不過，你們好像是軍界？

趙——軍界又怎麼樣？不都是一樣的人嗎？我們也就是眼下手頭緊些，總遲不了幾天準可繳租，請您轉達一聲好了。

巡甲——嘿，這我作不了主，頂好您求求劉先生。(看手錶)好啦，你們早打算盤吧！(下)

5

趙——(坐，作苦思狀。)沒法！(伏桌上)  
(張奶奶上。趙聞聲立起，強笑迎。)

趙——張奶奶，請坐，請坐！

張——白太太，您累了？怎麼我聽說他們這般東西又來逼着您要房錢來了！怪可憐。不要緊，這事我給您辦。

趙——好，謝謝您！（拿已熨好的衣裳）這是已經得了的，您先拿去，等一下全都完了。張——不忙的。這都是隔壁胡同裡那個棧房裡的衣裳，早晚不要緊。回頭我給您去多攬主

顧，有的是生意！我沒說麼，像您這樣出色的人材，賣這樣子力氣真不值得！

趙——有什麼法子呢？我們先生沒差事，錢是沒來路的。

張——不是這樣說，您沒看見五號的那位太太嗎？她上個月是什麼神兒的，現在還了得，一天就掙好幾塊！

趙——（不悅）張奶奶，我是蠢人，只會出氣力，換飯吃，別的不要說去做啦，想都不會想的。

張——喏，有志氣，可我說句不客氣的話吧：爲人誰不想正派？不過據我見到的，也有從關外來，也有從熱河來的，都是小姐太太啊，不是爲了吃穿住房子，誰肯好好的身子給人家精踐哪！我說呀，您慢慢都知道了。（帶衣裳向右後門走去。）

趙——（呆，強打精神。）呵，不送了。（張下）呀，（眼直視，自語。）簡直是一羣鬼，壓迫，誘惑，這都市的罪惡，這人類的罪惡！是地獄呵，我只曉得我是在地獄裏了！……（吞聲哭泣。）

王——（自左門出）這是怎麼回事，我不哭了你又來哭，罷了罷了，世傑不回來，我們也要吃飯啊，等一下快去看看爐子吧！（趙止哭）天都到這早晚了。

趙——（立起）今天還不算太晚，可早就沒有煤了，上午是將就着做了一頓飯。

（張奶奶又上。）

張——老太太，正好，我們家老太太才起來不多時，悶得慌，想請您過去打個小牌，不講輸贏，只爲解悶兒。

趙——（向王）媽願意走動一下也好。

張——您去看看，新到的三個小丫頭，都是從黃河涯上買出來的，只合一塊錢一個，養了大半月，到這兒看，還真有兩個不錯的呢。現在賣，一個也賣個四百五百的。

趙——罪孽，好好的女孩子，不知道又要流落到什麼去處啊！張奶奶，我盼望人們不做這種生意！

張——我們不做，有人去做，再說；眼見快餓死，能救得活命，已經是升天了。太太快別這樣說，你們來的時候，要帶來幾個女孩，如今也有指望了。

王——逃反逃亂，顧自己的命還顧不及，還顧得做生意？

張——這一回黃河涯上大水災，聽說足足淹死了幾萬人，房子村子都沖的沒有了，那災民沒死的也都快餓死凍死了，我們家老爺就在那邊做事，一共買了十幾個女孩子呢！

趙——聽您說話，您也不是天津口音啊！我還沒問過您——



張——對呀，我也是逃反逃到這裡來的。在家，呵，我還是當家的呢，自從日本人進了昌黎縣，我們村裏就出了兩個光棍兒，攪得大家不得安生，這才出來了的，不瞞您說，在家我還指使人呢，可現在也說不得了。

王——你們老太太倒一天像快樂。

張——可是的，她有什麼不快樂的，有的是錢。我說，您現在就到我們那邊去吧，省在家也是悶。

王——好，我去。（同張向右後方門）過了一會兒說一會兒，飯做得了叫我去！

趙——好吧。

（王，張下。趙整桌上桌下，稍遲，張又上。）

張——太太，你們那個鄉親，在街口待久了，現在他在門口。請他進來嗎？

趙——那個鄉親？

張——就是那個胖胖的，姓鄉，也是你們東省的人，好像很有錢。

趙——呵，是的，世傑還沒回來，他可以等一下再來吧！

張——他說有要緊事給您說。

趙——（猶豫）要緊事？

（右後方敲門聲，鄭大有上。）

鄭——白大嫂，世傑不在家嗎？他還沒回來？我說，頂好叫世傑躲一躲，怕是有人於他不

利。(順便坐下)

張——白太太，我走了。鄭先生，您坐坐。(下)

鄭——我是跟世傑多年朋友了，近來看他越走越不是道兒，大凡爲人總得安分守己，看我不是也沒辦法嗎，有地不能賣，住在這裏怎麼了？也不過做點小生意維持着呀。

趙——什麼生意，販賣鴉片煙，白面，買賣人口嗎？世傑不會幹，我們也不應該幹這種事。(作鄙視態)

鄭——不說這些，世傑今天是一早出去的吧？他在這時候，還嚷着收復失地，還嚷着打倒帝國主義，您想：政府早就給人家妥協了，一個人還有嗎用？

趙——鄭先生在那兒見着世傑的？

鄭——他們有幾個人，說是再找些人，開個小小的九一八兩週年紀念會。我不贊成，我就回日本地了，想着想着總放心不下，所以來看看您。白大嫂是聰明的，我想總不會同世傑一樣地錯打主意。有什麼長短，儘管找我去。

趙——也怪，世傑這時候還不回來。不過，世傑的主張，我是認爲不錯的，中國人雖說用不到打倒外國，可是我們，紀念國恥，只不過是振作我們的精神罷了。

鄭——噫，還振作什麼，就看我們幹嗎不住在中國地，不是因爲政府時常給咱們不方便嗎？住在外國地裡，還有什麼可說的！

趙——我聽到說外國地就頭痛，天津何嘗有什麼外國地！只是租借地，租界，中國人就自

動地嚷外國地了，真可憐。盼望我們中國人別要一入租界，便都同洋大人一鼻孔出氣才好！頂可恨的就是巡捕，就是收房租的職員！

鄒——我說，太太，您還是自重的好，世傑去年捉了幾個日本人，聽說，關東軍司令部正派人通緝他呢，他自己還不小心，真是要自尋苦吃！

趙——那麼，您就想法勸勸世傑也好，我也不願意他亂去活動。剛才——（右後方門開，白世傑，李得發上。略打招呼，趙進左門，李站右方。）

白——老鄒，怎麼您不作聲就溜了呢？（向李）看看田營長去，請這邊談也好，還有鞏隊長！

李——是，不請周連長嗎？

白——那傢伙還是從前那一股勁兒，先不請他吧！（李下）大有，（向鄒）我今天才明白，田營長真是個人物，他平常一句話不多說，今天這一篇解釋，我才明白，我們的路是走錯了，我們不做基本工作，淨想一下子把國土收復，再說國土沒喪失前，我們何嘗住在天堂裡，從前也是地獄，現在也是地獄，不過有程度的深淺，根本上是沒有差別的！呵，我明白了，有的是基本工作！

鄒——（不耐煩）世傑，您的火氣還太大！

白——（悟，微笑。）老兄，您別夢想再做您的小地主了，將來的風潮多的很，那不是中國人同日本人的問題。

鄭——我知道，是俄國的共產黨利害！

白——哈，您算錯到底了！什麼黨也不利害的，看任何一個政黨，牠想站得住腳根，牠必須適合大多數人的要求，牠必須以大多數人的立場為立場，違背大多數的，是萬萬不會長久的！共產黨利害什麼？俄國的共產黨，更同我們不相干，難道老兄的田地，共產黨會來搶奪您的嗎？那一定不會的，我們不必討論這些吧。我只問：像現在這班昏昏噩噩的中國人能救得了國家嗎？我們要是有意識，我們得從教育民衆，組織民衆入手才行！我們該打起精神，拋棄這只是消費的都市生活，永不再想。我們到農村去，我們到工廠去！您肯不肯呢？老鄭！

鄭——我——我怎麼不肯！我也是鄉下人，同您一樣！

（趙自左門出，立門邊。）

趙——不錯，我們都是鄉下人，我們不都是爲了虛榮，爲了生計，才離開家鄉的嗎？

鄭——對——對呀！不是日本人佔了我們老家，誰來天津幹嗎的？還不都是這個九一八給趕來的！

白——把我們趕了來，我們還要趕回去呀！管什麼滿洲國不滿洲國，鄉下依然是我們的人，在那種單一的政治力量壓迫之下總還容易對付，也就是大眾都有同一的要求，總還容易相處。看天津這一個市內，就有五六個國家的政治勢力，作天津的一個市民，就是要多盡四五份的國民義務，您能說天津比瀋陽痛快嗎？推而至於上海同其他

有外國人勢力的去處，那裡不是有重重的壓迫。我們不是拋棄了我們的主張，來主張作亡國奴，我們只是覺得中國實在是早有多處是亡了的，已經不是中國的土地！

鄭——那你們又開什麼九一八紀念會？

白——我們紀念九一八，我們是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想給自己一個苦痛的回憶，一個羞愧的回憶。我們將來的努力對像，是整個民族精神的復振，一切要不得的習慣，我們要根本鏟除！對於壓迫我們的，我們不承認只有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本來有牠們聯合戰線的！國內的政治，我們不但希望牠走上軌道，我們還要把牠送上軌道。要辦這些事，力量在什麼地方？在大眾！我們的兵士，只是大眾裡的一員，尤其有力量的，是農工大眾啊！我們今天的會，不是什麼狹義的愛國者的會，九一八，我們是當做一個大眾的催進機了！

趙——九一八的造成，何嘗與大眾有關係，只不過一二人的責任，至多可以說是政府造成的罷了。

鄭——對呀！

白——是誰的政府？一二人是誰的代表？我們不該把責任推出去？大眾正因為沒知識，才辦不出誰是為他們出力，正因為沒組織，才不足以監督政府，保護自己，照這樣說來，我們彼此都負有斷送東北四省的責任，我們自己不努力，我們更去怨誰來？！

鄭——下那做豈是容易的，一個人又有什麼用！

白——哈哈，只要有決心，不怕沒有同志，只要是大多數的要求，沒有不成功的，容易與否却不好講，世界上還有不費氣力而可成就的事業嗎！自然我們不是生劈硬砍，像我們過去所做的，也不限於一時一地，好在——

（李上。白話中止。）

李——報告連長，田營長就到，鞏隊長還沒回家，太太說了，回來了就過來。

白——好了。以後別再叫什麼連長營長才好呢，怪討厭！（續說）已經有很多的同志在各處去做下層工作了，他們的社會教育，也就是我們所要做的工作的一部分。這道路是不错的，我們要把握定了。拋棄現在的生活，走，先瞧瞧東北的同胞們是個什麼光景？

趙——來這裏也住了幾個月了，世傑，華兒怕活不成。

白——怎麼？

鄭——您真是個爲天下不顧家的人物！嘿嘿！

白——吃飯了沒有？媽呢？

趙——媽去隔壁啦，飯，早飯一頓是吃了。

鄭——哦！

白——好好，（摸褲帶）有錢，別忙！（還沒摸出來）

（巡甲，乙同上，白鄭均起立。）

巡甲——這事兒辦不了，公司裏告了，局子裏去！那位是白先生？

白——什麼事？

巡乙——事情多了，你自己知道！拖欠房租不繳，集會演說，擾亂治安，走，局子裡說去！

（抽下腰間法繩。）對不起，我們先搜一搜！（向右後門外）把好了！（走至左壁，扯下皮帶馬靴等件。）得，這也是證據。

白——兩位不必忙，兩位辦的公事，隨傳我隨到。不過兩位要知道的，這裡仍然是中國的國土，只是被帝國主義者無端強佔做租界，租界裏的閩人光知道仰外人的鼻息，動不動就借工部局來壓迫自己的同胞，這樣的人那裏有什麼人格。至於今天，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的兩週年紀念日，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為回憶我們過去的恥辱，開一個會難道就有什麼了不得的關係？所以我們更可以證明，帝國主義確是有牠們的利害結合，我們被壓迫的民族同勞苦大眾，非聯合一致是不足以解決帝國主義的！當然是那一個工部局傳給這一個工部局，總是不讓我住在這裏就是了！

巡甲——沒有錢不能住房子！

白——還不是這樣簡單！租界裏閩人，有錢人的心裏，是只怕租界以外不亂，只怕租界以內亂了。在租界裏住的，有錢也可以被認作沒有危險，可被認作有危險的，總想法叫你住不安生，好叫有錢的閩人住着安心！兩位老總那裏曉得你們自己正是為了一

碗飯來替帝國主義閹人殘害自己的同類！那裏曉得正是爲了常識不充足，走上錯誤的道路！九一八不只是幾個人的九一八，兩位也都是中國人，九一八的恥辱，你們也要分一份呵！

巡乙——我們不懂這些！（鄰欲出右後方門。）那裡去？都跑不了。

白——請你不要妄自菲薄，人人都有五官百骸，人人都是中華民族一份子，中華民族頹廢到這種程度，隨便是政府也好、人民團體也好，沒有不是四分五裂的，往前，復興民族，正要把這種渙散的習慣改成合羣的習慣，頹喪的精神，改成振作的精神，大家有一點能力，就作一分事業，不怕國家不富強！兩位作巡捕，就把一切忘掉了，甚而至於中國的國恥，你們都認爲與自己無干，朋友，我們要發一個大決心，要人人都知道，都聯合起來，嚴整我們的壁壘，只有勞苦大眾才是民族的重心，才是帝國主義的勁敵！哈哈，盼望兩位明白了更轉達你們的伙計，我們原是一家人啊！今天已經勞大家的駕，好，我去一下，免得兩位擔什麼不是。還可以加深我們對九一八的印象。

巡甲乙——好朋友，面子事兒！（巡乙收拾法繩）什麼也不用帶了，到那兒就了，沒關係！

（預備擁衆下，白趨互視，微笑。）

——幕，完——



本社出版乙種叢書  
有四大特色：

定價低廉

文字通俗

封面新艷

醒目

描寫生動

驚人

零售每冊二分

每五百冊六元

每千冊十元

每二千冊十六元

外埠函購不加郵費

經售處：景山東街  
景山書社

### 新出版大鼓詞目錄

白面鬼  
林中會  
醒醒醒  
漢奸報  
哭朝鮮  
說古今  
貪污報  
新西遊記  
南北英雄  
打魚殺家  
新十二月  
賢人勸夫  
宋代亡國史  
有眼的瞎子  
大鬧趙家樓  
毒氣傳  
新小寡婦上墳  
二十九軍男兒漢  
鴉片戰爭

五更勸夫

義軍女將姚瑞芳

杜全死守杜家峪

翠紅姑娘殉難記

李曉英愛國從軍

新小寡婦哭五更

新孟姜女尋夫

穆桂英血戰瀋陽城

五百大刀隊戰死喜峯口

宋哲元大戰喜峯口

甲種叢書

已出版者

劇本類

有眼的瞎子

人同此心

章回小說，故事，講話

多種，在排印中，不日出版。

連環教育圖畫

小人書，都愛讀，

一冊就有二百幅，

大人看了有益處，

兒童看看不愛哭。

通俗教育圖畫

五彩畫，新嶄嶄，

又有意思又好看，

一張才賣幾個錢！

種類又多任您選。

——已出版者有歷史

故事類，婦女生活類

，兒童教育類，大眾

生活類，愛國故事類

，破除迷信類，勸善

類多種，詳目不及一

一具載。

物 刊 期 定 版 出 社 本

民 衆 週 報

消 息 靈 通

文 字 淺 顯

材 料 豐 富

定 價 低 廉

現 已 出 至 第 十 期

歡 迎 直 接 訂 閱

零 售 每 期 三 分

半 年 二 十 四 期 六 角

全 年 四 十 八 期 一 元 郵 費

在 內

總 經 售 處：北 平 景 山 東

街 景 山 書 社

本 社 藉 各 報 篇 幅，對 通 俗 讀

物 作 公 開 討 論，與 試 讀 品 之

介 紹；並 就 各 報 銷 行 區 域，

對 通 俗 讀 物 作 大 規 模 提 倡，

以 促 起 社 會 與 政 府 之 注 意。

現 已 刊 行 各 報 副 刊：

華 北 日 報：

通 俗 說 壇 週 刊

世 界 日 報：

現 代 兒 童 週 刊

北 平 晨 報：

生 活 與 教 育 週 刊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初 版

甲 種 叢 書 肆 之 二

人 同 此 心

實 價 每 冊 國 幣 八 分

著 者：李 一 非

出 版：通 俗 讀 物 編 刊 社

北 平 景 山 東 街

經 售：景 山 書 社

印 刷：集 成 印 書 局

印 翻 得 不 可 許 社 本 得 不 書 本

7752-  
404011  
17

26.6.20  
直接赠送